金粟齋先生文集

明新安金粟齋先生文集序

世所稱文集者彬彬質勝文而惟文勝質爲患甚者斵質滅絢文又甚者皮不存而毛安附焉甚者并其文而失之聖人曰我於詞命則不能也言文之難也又曰文

莫吾猶人也而追思乎躬行君子則以躬行為文者不尤難哉不敏嚮友一鄰得吾邑栗齋金先生之文藻錄容而三復焉先生名琇字德溫瑞溪人持身嚴肅範後端師道學者猶栗齋先生弱冠以詩禮

邑廩士郡守鄭公首拔入紫陽書院元九試南北闈不第乃謁選初丞渤之會稽後以父憂服闋補丞江右廬陵先後署篆廉介多異績各生儒稔先生夙養就講學必以實心理與辯析幾微竟其歸宿爾

至大得多士心謂科甲今弗若也
越兩考擢桂林衛經歷歸省以親
垂白在堂遂投檄時屆耆年而髮
猶墨自是日以著述為事歷年九
十四猶侵晨往館暮歸以為常而
耳目聰明心思淵徹不減於壯强

故纂輯盈笥簏々者有以相之爭
合其外孫汪從龍氏諸生梓所集
於瀛山書院者十一卷始於序記
說引以至襍著書疑皆館笥所藏
敦宗盟扶世教厚民俗以補經傳
之所未備為後學考德問業之著

龜非如世之應酬炫彩聯以自娛其高者索隱僻浸淫二氏以為奇則又先生之所隱憂也集中有松林說松林先通奉龢也先通奉以孝友節義聞於鄉國諸名公贈篇類詳於松而先生無詳於林謂林

則無孤特擢挠之患無肥磽土石之不齊枝榦相逼不橾自直陰翳交加不灌自滋合抱連尋之材皆由是出意匝而語新諸名公見之大稱奇絶即一毛一角而鳳麟之全體可槩測矣其初集有傳習録

雍聽錄其集之大者有周禮述註六爻原意十七史摘奇瑞溪金氏族譜其考究經傳異同有深造而自得者則襍著書疑二卷多發明宋儒所未發而洙泗之淵源將可默識乎蓋先生以躬行心得之學

因質而為文故有是根本自有是枝葉先生無心於文也嘗聞其論文有曰漢接三代軼宕之氣猶存六朝以下卑卑矣至韓文公始振起之然氣終不及漢世運使之也由漢而上則亟稱周公至云孔子

無形之夢寐是以周公之道即周公之文也然則先生之造詣其可易及乎余館甥汪敬承尊君計部公以世姻先生逮事先生敬承以計部遺意請序顧淺末學膚陋惡能序先生哉然仰止有年而表章前

脩一念不容自已近雖有肺疾韋
稍瘳遂忌續貂之誚憶昔仕途有
當道詢余邑鄉賢余慨世多録顯
而忽微遂以布衣六水陳先生祭
軍粟齋金先生對以嘗觀少司馬
汪公伯玉新安講德論及陳達甫

傳則陳之學行可徵而先生與陳又莫逆交陳為太古逸民先生位不稱德皆黃白間氣所鍾也當道先有所採驗余言深歎得人後聞郡邑並上其實行任風世之責者仍或有待歟抑又聞之先生曾從遊

涇野呂先生之門而東郭鄒公念菴羅公南野歐公及兩浙江南諸前哲咸相與探討性命綜覈治化各有一家言則先生藉輔仁之益以成其實踐之功豈其微哉敬承謂先生多聞孫倘與同志者摘其

集中有關於理學及六經四書疑義另為一編如諸公語錄例以慰多士析衷之望將有如椽之筆復為先生序之者矣余敬俟之

萬曆丙辰孟秋通奉大夫林下七十有九通家後學范淶謹

識

黃奇刻

金栗齋先生文集總目

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菊月刻于瀛山書院

外孫邑庠生汪從龍

總目

汪時震

內姪國子生汪嗣志

外曾孫邑庠生汪鍾鼎

郡庠生汪鍾日

國子生汪繼美仝校梓

金栗齋先生文集卷之一目錄終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之一目錄

序

金吳齋先生文集卷一目錄終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周禮述註序

周禮周之禮乎曰非也因於殷殷之禮乎曰非也因於夏然則夏之禮矣曰虞之伯夷已典禮夷之禮又必有所因求其端其天之所秩而性有之乎人之初生也蠢蠢蠕蠕若不見所謂禮者而禮之全體大用已含於中蓋生不能無性性不能無情情不能無親疎厚薄貴賤而禮從生焉其既也文生焉又其既也文盛焉卒至於三百三千而猶莫可已是皆情之發

有不容已者如是說者謂周尚文非也周焉能尚之也質敝而文興欲不尚之不可得也今觀之周禮上自王后公孤卿大夫士而下及衆庶莫非人也而莫不有禮也大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軍旅喪紀田役燕射獻貢覜聘小而交際辭令送逆進止揖讓登降授受拜答問對莫非事也而莫不有禮也近而宮寢殿庭國中四郊都鄙遠而六服又遠而四裔莫非王家所治地也而莫不有禮也廣大如天地而無所不包周匝如泰和元氣流行而無微不被縱横曲折不

相參涉如春夏秋冬錯行而各有所歸明著易簡如日月之縣象造化之顯設而人皆可知可從大綱正於上萬目舉於下如乾坤定位而山川人物鳥獸草木形形色色各適其性各足其分而莫知爲之者浩乎其無畔岸泚乎其無端緒混乎其無滲漏而究其所歸不外乎立極一言而五典之敎乃爲之本其他若設官分職敘禮治兵明刑興事攘攘籍籍雜然而有事者皆所以經綸其間以翼其至者也當是時也君臣上下合爲一心王畿列國聯爲一體中國夷狄

混爲一家古人謂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猗與盛哉此孔子所以有郁郁乎文之嘆而夢寐見焉卒不得一小試有遺憾也𠮷蚤歲爲博士弟子嘗剽五經之文以資進取而不悅於禮記又求之儀禮亦然於是索周禮誦之見其首維王建國數句六官不易聳然興之曰大聖人之制作固如是其有本乎及省其中之所列則見其官有定職事有定制不襲于古而亦不悖於古不狥乎時而亦不逆乎時不溺乎情而亦不拂乎情復掩卷嘆曰至哉文乎體備情周義正

辭嚴非其胸中蘊有天下古今之度者曷足以及此亟欲叩其門而入而阻於舉業未能也晚在林下時與諸子姪譚禮事慨然復有志焉撿之舊笥僅得漢鄭氏元吳氏明何氏三疏而二疏大抵襲鄭遂沿鄭疏求之日復一日漸覺有見與鄭别者因念曰是不可以不存乃隨其所見日紀之積十有三載遂成此編嗟夫周禮周公爲周之書也雖封建郡縣井田稅畝古今不同而大經大法千古一日周禮不列于學官何也漢人之附會累之也夫附會而爲文正猶剪

裁而爲華質與色雖肖而生理必別周禮之文流自
心胸隨物而賦濃淡繁簡渾然天成附會之句悉出
模竊不乖于體則乖于義不乖于義則乖于情不乖
于情則乖于辭予雖非作者而揣摩之久紬繹之深
遂覺此禮若自已出外有所附眞如贅疣一經吾目
便可指摘如之何可以亂周禮方今
聖天子在上以禮治天下天下方翹首盛周之治瑤
不揣僭以是編請正于大方君子儻因是而得使此
禮煥然復明於世則豈惟吾道之幸而于國家之治

亦未必無小補云

瑠溪金氏族譜序

世之有譜尚矣遂古以來世紀之法國之譜也嗣後列國丁口圖版民之譜也世紀易姓猶傳而丁口圖版止於一代於是知道之君子往往立有族譜以為一族之世紀其法上叙得姓以來以迄於今若干世旁列已身以往以迄於親盡若干服榦立枝散奕葉相承而天下大夫士庶民之家致有子子孫孫歷數千百年不替雖國家之興衰遞見而彼固歸然巨藩

重鎮屹不可拔期與天地爲悠久者此豈惟有益於其族其於國家尚亦有賴謂非古今一良法哉予氏之得姓說者謂出少昊邈不可考漢秺侯日磾以內附功得姓金氏其後七葉爲侍中世居長安子孫流派海內奕布星列難以數計而吾休白茆一派則自長安避黃巢亂而來（郡志載黃巢之亂中原衣冠多避于此）初授歙黃墩巢滅居白茆歷五季迄宋改元初予十七世祖七府君又由白茆遷石田是予一族之初祖也石田二世盡室遷洲陽六世予九世祖六十府君又自洲陽

遷瑠溪石田洲陽瑠溪皆聯壤在白茆西二十五里據白茆譜自梁開平至宋咸淳科第之盛豈惟吾宗或各宗莫之及由白茆遷者不知其幾而吾瑠溪一枝代有文流達宦名績著業足以媲美見於一統志郡縣志諸書可徵舊存有譜二一出高伯祖上猶縣知縣韞一府君一出族伯祥二府君韞一府君前有八世祖宋進士新寧縣主簿千一府君譜而千一府君譜序又云郎舊編補入是千一府君前又嘗有譜但不知其作於某也傳世二十歷年六伯生李娶楚

歷歷可稽所賴者譜牒之相承而已自祥二府君譜以迄于今又百餘年向未有譜之者嘉靖甲寅予自廬陵轉官歸省以母老辭牒得處林下一日族人語及譜事予弟四川斷事璜語予曰此事非伯氏任之不可予素未諳譜法因默想其義畫爲十款謂此皆譜之不可少者旣乃索諸家譜證之則或舉彼而遺此或舉此而遺彼間有一二又諸家所不及者予曰此雖諸家所不及而可以義起乃遂以十款爲定本集予弟璜暨子姪典儀三德司訓材弟子貢子明應

秋應宿子升宗庠應南子雲又靈維藩榜嗣忠嗣愷
相龍族子弟浙輩於一經堂始事乙卯正月至五月
而譜之大畧成所未備者節目耳予乃罷一經堂事
退而躬加搜討初謂復越旬日就矣孰意舊籍多缺
遠跡難尋間有一疑遂至數月不能决者有一缺畧
數時不能補緝者旣繹之心又詢之父老又稽之載
籍積日靡月今且十四閱歲矣而是譜始克成編噫
覩予譜者宜有以諒予之用心矣昔韞一府君譜自
云經營三十年乃成予始未之信以今觀之予在林

下且十四年則府君之優悠宦途何恠乎其然也府君之心予諒之矣覩予譜者宜有以諒予之用心矣十欵之義已具各欵之引茲不復及然而位置先後則亦有序人本乎天而地載以生之居所當先也故首之以著居不有遷者夫孰得是居而居之也故遡遷次之既遷而子孫生焉上自高祖以下以至今日旁自吾身以往以迄親盡皆於是乎在故序族次之有族而後有宗故明宗次之族聚而宗立賢賢之義所當急也故徵賢次之貴貴賢賢其義一也故錄仕

次之節者女之賢者也故紀節次之凡此皆義之大
者也既有其大於是祖宗有遺述焉搜而存之以示
不忘亦宜也故存述次之文翰者述之大者也且有
先朝之宸翰先儒之名筆在焉所宜特加崇重故宸
翰次之所賴以維持乎族者俗焉俗不美雖有子孫
千億之繁儀文三千三百之美皆虛焉而已何足以
爲族故以陳俗終焉著居遡遷譜所從有也譜之根
也序族譜之餘也明宗徵賢錄仕紀節存述宸翰譜
之千枝萬葉也至於陳俗則所以幹旋乎人心以歸

於厚譜之生生之理而根榦枝葉所由以不死者也而譜於是乎有成矣所少者譜之陽春耳使復得陽春以爲之噓則是譜者固蔽牛之材也行將由根而榦由榦而千枝萬葉生生不窮不崇朝而蔭及一族矣孰謂吾族而非喬木之族也耶惜乎予也時已向秋徒懷噓枯之私難究三春之澤所賴以成吾志者族之賢子孫也不知吾族之賢子賢孫其將何以布玆陽德以噓此譜之生理於無窮而使吾猶得躬蒙垂天之蔭以慰此遲暮哉

贈新昌曹見齋大尹

欽取北上序

我見齋曹先生之爲新昌也甫三載卽以風憲員缺

被

命以入

今制凡兩京缺風憲官則於外補七品銜中取之然

必治行優異屢登當道之薦剡者始得與是選先生

爲新昌立教有約敷政有規禮賢興學節用省費鋤

强别毚凡理所當爲與職所得爲者鑿鑿然著之實

政不溺於情不撓於勢政成化行聲名籍甚考必稱最其得與是選也固宜雖然此特一邑耳由一邑以上其所治益大則其所以治之者益重以難今玆之入也非諫郎臺耳臺諫古師氏保氏之職掌諫王惡掌以𢧐詔王掌詔王以國中失之事者也是故君德之未脩吾責也吾不得不言也朝政之有闕吾責也吾不得不言也庶官之或瘝民生之未利邊境之弗寧吾責也吾不得不言也吾言之而君從焉幸矣不幸而君不能從吾不能已也吾不已而君從焉幸矣

不幸而君固不從吾不能已也於是而牽裾折檻碎
首階陛之事繼焉吾所當然也吾烏得而避也又於
是而挫辱甘焉黜罰貶謫甘焉吾所當然也吾烏得
而避也噫難矣先生將以其治新昌者治之乎則其
道必至是而後盡夫苟易乎新昌之心則又何取於
先生而茲行祇爲先生辱耳先生勉之哉古之賢大
夫三命滋益恭先生之官正古之三命果能持以益
恭之心而不懈其初則安知天下之不爲新昌乎而
先生當日之寵命必又有大於是者先生勉之哉先

生饒產也饒之郡隣徽爲同土先生官新昌予會稽爲同屬先生之召也予視篆爲同事先生行予惡容以無言然予所言者天下事也先生不以天下私其身而予敢私先生哉是爲序

慶上溪口直軒汪翁百歲壽序

諸福之在天下必相依以立而天之錫福每若有靳焉何也福也者天之吝澤所以崇德以示勸德不足當天心而欲享其澤不可得矣故幸而一得焉且足以爲難而況并其所依者而駢集於一身叢見於一

家日優優焉駸入單厚戩穀之域而莫知爲之者此
非其所積之厚而天心之仁愛注於是焉者乎吾邑
上溪口直軒汪翁以是月廿六日壽百歲翁家素殷
富子昱以貢授饒州郡博封戶部廣西司主事孫三
次珀以進士授戶部廣西司主事曾孫十玄孫
予惟洪範五福言壽與富而未嘗及男子至莘封之
祝始及男子然猶曰多而已至假樂之頌始幷其多
與賢而兩及之誠以諸福之在天下非一人所得專
而天之所與每每足於此而缺於彼用其一而惜其

二壽而富已足爲幸矣敢望其多男子乎多男子幸矣敢望其多而賢乎壽富而多男子且賢此天下之完福而洪範華封假樂諸君子所共惜而不輕與者也又敢望其所謂壽者必百歲乎其多也必羅子孫曾玄五世於膝下無恙乎其賢也必以貢舉以進士舉秀出於士林而班序於

天朝不徒爲不家食者乎若是者是又兼乎華封洪範假樂諸君子所頌者而上之豈惟今之世鮮其人雖歷數十世而得一人焉且足爲異也豈惟此地鮮

其人雖合數十郡得一人焉且足爲異也孰謂吾邑而有若翁者乎此豈惟一邑之光實一郡之光國家天下之光借乎乎也言而不足傳無以繼洪範華封假樂之音以鳴我翁之盛以信諸天下後世然乎嘗登堂拜翁辱交翁子若孫乎族孫松又通家於翁爲子姪將以是日稱翁觴焉乎欲無一言以頌翁其將能耶而又焉知乎言之足傳不足傳也夫乎言雖不足傳而厚蓄者廣發以翁之盛要有不賴於人言而後顯者則雖不有乎言且傳而況乎又有言也則其

信諸天下後世也奚疑予方幸翁之有以傳予言而樂與翁言之而又焉知予言之足傳不足傳也

錢吉安郡理刑忠齋王公考績序

嘉靖庚戌春二月予奉檄之任廬陵廬陵附吉安郡郡理刑忠齋王翁時綜郡事百度叙飭庶獄惟平越二月省撫東沙張公至按牘録囚囚凡數百人分隊而入伏階下翁側立俛首傾聽以俟訊囚有怙終者翁鴈鶩行以進呼其人陳其坐狀指摘其是非曲直若數一二辨黒白無留聲無雷同之詞囚稽首服辜

毋問死不死咸自以不冤於是張公器翁能爲於朝
又四月凡山曹省巡至乃覆訊視昔加詳焉翁辨對
如前於是曹公又器翁能屬以閱視南贛諸郡庫獄
凡八越月不得解今其爲刻雖未下不卜其誰某計
不能遺翁也夫以吉安之刑難天下故郡設理刑二
以別於他郡然予之至也翁同官栗亭劉公出治吉
水翁不惟獨綜郡事又獨理郡刑宜翁之不能詳慎
也而翁乃若此果以何道而能然粵稽諸古儒與吏
一道舜之時道在皐陶故以皐陶明刑而刑明後世

儒不通吏遂使一切刑獄之事假手刀筆而使之得以遂其移情合法之私刑罰不中無足恠者予聞翁素名知道其爲治也以儒飾吏以道求法夫儒之道廣矣大矣以是飾吏何吏不文以是求法何法不當執此以往優於天下而況一郡乎方今

聖天子在上萬機之暇尤留神獄訟而翁適以是月朞日報初考之政於朝微二公之薦吾恐吉之民且不得借寇矣而況有二公之諤諤乎是行也吾茲爲天下賀而猶不能不致恨於吉民之不得有翁也不

惟爲吉民致恨而猶自恨予輩之不得有翁而失茲典刑也噫翁能忘情於吉民與吉之爲予輩者哉

近民問對贈邑大夫宋侯被

召北上序

邑大夫霽川宋侯爲邑之數月樹坊於譙樓之南榜曰近民人或語予曰民可近乎予曰然民可近不可下語有之矣民固可近也曰然則獨邑之職然乎予曰不然謂邑之職爲近民語其官也非語其政也語其政則自天子以下皆當近民者國家所恃以爲命

脉者也爲民上而不能近民則上下判隔是猶人之一身艮止於限而列夤薰心之病具至之矣是以古之王者有外朝以詢萬民近也而斯民之公論於是乎得以上聞矣有時巡以省民隱近也而斯民之下情於是乎得以上達矣有省耕省歛以施民惠近也而斯民艱難困苦之狀於是乎得以上逮矣夫如是而後上下之情合上下之情合而後上下之勢一而天下治夫莫隔者上下之勢聯情以一勢而使天下順治非近民其將能乎曰然則侯之政近乎予曰近

矣內而戢其吏胥使不得多事以擾外而遏其寇盜使不得嘯聚以虐中而平其訟獄使不得逞其喜鬭之性以蕩其家是雖不置身隴畝阡陌之間而民情合矣問者因唯唯而退予時方憂居不敢與外事適侯以被召北上子姓庠生三德等蒙侯之知遇甚深強予一言予曰近民侯政之大者也是行也不爲臺則爲諫臺諫古司諫之職掌糾萬民之德使侯持是政以往其何所失矣遂述是說以授之

作賓王家圖叙

族子三德智先質敏而行脩困於藝闈僶俛奉
權詔入貲爲
藩府典儀將以是月某日入京子姪同業者若干人
繪圖爲別歌詠之以相其行請予題其端余與智先
有一日之與是行也人或訾智先余獨以爲榮因題
曰作賓王家而繹其義以告夫今之所謂
王非古之王也古之王以稱天子自秦以皇帝稱天
子而後以分藩之君爲王位在五爵之上爰及我
朝又加重焉非帝冑分藩者不得稱王然則王之爵

其尊哉王之爵尊則爲王之臣者可以例升古之王者賓臣後世尊君卑臣乃臣臣今之
廷省諸臣皆臣臣也獨
藩室之臣有賓道焉蓋
今之制帝胄之藩不寄以民事故爲之臣者惟以慤愿恭審翼王于度爲盡職無獄訟之聽無案牘之閱無錢稅之徵無使臣出入之送迎無督巡宣使監司諸上官之按視糾察入其堂據案而指揮惟其所欲無不如意坐享水陸之賁送以養其私至于爲之

王者亦惟以禮相遇而挫折屈辱不加焉然則名爲
臣而實賓也雖其職不外遷無
大廷台輔之望然能隨分而盡道是卽一台輔也安
得以其不外遷而左之典儀之官所職者禮事在
藩室諸職中尤清以簡智先之五世祖貞一府君嘗
爲是官於
楚府智先之於是官也何有但禮有本有文典儀之
名不知者以爲典司儀文擯相之事而不知王有不
率禮者責又誰歸方今

天子以禮御

諸藩而

諸藩亦皆恪守此禮以自效君臣上下師師以度智先入官其必兢兢焉以禮自範朝夕與王相淬礪使其不懈益虔愼毋謂爾官之左也有怠心焉吾謂予有餘榮矣智先勉之愼毋謂爾職之易稱也有忽心焉吾謂予有餘責矣智先愼之

錢紹興蘇太府便道西歸叙代會稽張石洲大尹作

我雙栢蘇翁之爲紹興也鋤奸剔蠹起敝振頹排群

論遠俗好冐時諱毅然以古道敷時政治化以行民用丕變觀風者僉謂純古之治行當復見乃明年翁適以左遷去百姓洶洶將借寇

闕下人或以語翁翁曰此非善爲予者矣君子之一身未仕則屬之親既仕則屬之君屬之親吾焉敢以身許人屬之君吾焉敢自主其身人亦焉得爲吾主吾身哉予性素質戇不能爲突梯滑稽脂韋之態是以所至率多忤物故予前日嘗從臺史斥爲縣矣由縣而州由州而部由部而又三遷得今官奔趍唯諾

之勞挫折屈抑之辱飽歷而備嘗矣如是而猶不能克以有今遷則今又可復借乎借於今適以釀其奪於後也今日之遷予所甘心其又奚借以重予罪乎是飭僕夫治行李即日戒行不少留滯人曰翁其有道哉治不違古行不違性屈伸不違時進退不違分鵷鸞之伏棲霞餐露彼豈肯仰嚇於腐鼠之失得哉於是相與咏其事以聞其屬吏會稽縣尹張某某某曰有道之不容於天下自古然矣毋怪乎翁之去也然予聞至治之世公道暫蝕而復明方今

聖天子求賢如渴網羅之密下及田雀顧肯使瑞世之珍安於枳棘久於野食哉爾輩其試聽焉旬月之間復聞有高岡之鳴而天下爭快覩者必翁也已

望雲祝頌詩冊序

嘉靖癸丑冬十月十有四日宣城新齋孫翁壽七袠厥嗣永豐縣尹兩山先生以不得稱觴膝下爲歉索諸縉紳能言者言翁壽將屆期馳歸以獻而猥及於予予未有以應也乃者庠生盧陵宋子克承受知先生而義先生之爲首爲詩一章以倡繼之者若干章

宗子裒爲册取狄梁公故事題其端曰望雲祝頌而謁予爲序予惟梁公以不得侍親而寄意於雲先生以不得侍親而寄意於言其情同梁公與先生俱有官守其迹同但雲之爲物不可爲常言則實而有據間有能幾道者則又可愛可傳誦於一時流於天下後世而可托以不朽然則先生之所寄視梁公不其優與雖然猶有說焉人子之於親也一體而分夫曰分則有不得以時親者而况有官守乎曰一體則能以父母之心爲心者孝也夫父母之心何心也惟欲

其子之富且貴也惟欲其子之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也爲人子者苟能承父母之志發科躋仕以邁其迹其居官也又能體父母之心以及其治之人妻子以待百姓奴僕以馭吏胥家事以處官事苟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苟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則雖不在父母之側而父母之心固樂也如其不能承志而厠迹於俗夫村竪之列則雖瞿瞿然日侍杖屨朝隨父母以出暮隨父母以入搔其痛癢嘗其甘旨苟有賢父母其不歉然而歉恨者幾希矣

先生以進士爲永豐尹聞其在永豐也省里甲之支
費革糧役之供奉拔獄訟之淹滯鋤奸剔蠹興學禮
賢永豐之人德之若其父母然而尸祝之則所以德
翁者可知矣然則先生將以一邑之人心壽翁而何
假乎一身之在側哉將以道旁之口碑爲翁頌而何
假乎言哉雖尹之鄙言不敢自謂不幾於道且將賴
先生與翁爲不朽而敢謂能與翁先生爲不朽哉尹
先生鄉人又同官於吉尹不識翁識先生矣以先生
徵翁翁之壽其尚未艾哉

壽婺人荆洲汪君七十序

大阪在新安爲文獻首地不獨婺源其地發自芙蓉峰芙蓉婺之鎭山也胎靈孕秀氣象萬千中瀉一脉幻一山如屏屏下又一小山如釜於是敷爲平野廣輪皆數千百武東峯嘗其前屏山障其背陰巖石耳二山峙其左右鱅溪之水横出其前環遶如帶舊爲荆榛所蕪人呼爲荆洲牧童樵竪日織其間唐閒汪氏祖小五公者始胥宇焉由唐而宋而元代有達賢潛德爰及

國朝文物尤盛發跡甲科者十有三人發解試者倍之發貢例雜途者又再三倍之在庠膠者以百計待試庠校外者以數百計侈然敵一大縣而吾先師感莪先生實生其間先生賔吾家塾者四十餘年子尚甫繼五十年今其孫杲又繼之忠厚一脈三世相承然自先生以上數世皆未仕豈其地之靈獨不靈先生家耶抑別有說也夫地信未嘗無靈但其靈不能擇人而鍾顧在人有以承之而忠厚一脉則其承之之基也先生世忠厚而靈不鍾者未定之天也然亦

安知天不將益大其所承而厚鍾之耶蓄不久則其發也不烈承不大則其受也不厚雷八月收聲而再歲二月始發故其發暾天撼地而震驚百里霧霾在天地間氤氳瀰漫何厚何薄然注於草則一滴注於花木之葉則滴而欲流至於七丈之盤則其注也滴而流流而溢可吸可飲可掬可挹可以浮翩可以負芥此非霧霾有異也承之者異也然則自今其將受此地之靈而流溢之矣先生厭世已久而尚甫以是月二十八日壽七十族人知尚甫者謂予爲三世通

家宜有言尚甫號荆洲蓋拳拳不忘此地之舊而予意此地若有負吾尚甫者故爲之測其理之必然者先焉然壽與富貴功名皆地靈所毓而壽於五福爲先故古之有道之士往往會精聚神息氣以養壽而脫屣於功名富貴芝山四老是其一也惟彼鄙人則嘖嘖於冠冕紳黻以爲多耳尚甫言簡而履實貌恭而氣夷類古之有道者予懼其喂予爲鄙人也

贈會稽縣尉林小舟轉任雷州千戶所吏目序

小舟林子爲尉會稽者五年又前尉海陽二年先後

凡七年始得遷今官以去今官尉之遷次也但留於
中土爲遠所又爲閑署尉之年資深者多不遷而林
子遷之人皆爲林子持不平而林子亦若有不豫色
夫官
朝廷官也豈容有所擇選於其間而林子若此俁矣
雖然吾猶爲林子幸之也會稽屬紹興紹興隸浙浙
天下劇藩也紹興浙劇郡也會稽附紹興郭又劇縣
也尉之官主於糾察一切寇竊攘閧非法及役諸上
官之事其爲職又瑣以難而林子且七年矣則其所

以經事乎兩院兩司郡邑之長貳者凡幾人而林子
當必得其懽心然後有以至今日林子豈盡能得其
懽心耶其所以承委乎督視磨勘撿踏稽察監守偵
邏者凡幾事而林子當必不辱其命然後有以至今
日林子豈盡能不辱命耶日與所轄諸奸徒相較論
其所以遇乎儒而莫辨悍而難治噬膚噬腊迹然莫
知措手者凡幾人幾事而林子當必中其肯綮服其
心然後有以至今日林子豈盡能中而服之耶今之
世朝廷有便宜之詔競進雜途歲以千計當轄者常

陰爲乘除若林子之官不二年三年輒索之癥而剔落之林子居之凢七年又得遷今官以去才疑不至是也不可謂非幸矣夫雷屬廣廣之俗視浙爲厚所轄軍軍之從命視民爲速廣之上官猶浙之上官也林子既得意於浙矣獨不能得意於廣乎然則林子異日之轉遷揆之今日而可卜矣吾惟恐林子不以治會稽者治雷耳他非所慮也天地之數小屈而大伸惟有道者爲能知之而不失其正林子莆人也莆最多縉紳而林子亦與聞道乎故聞之以是説林子

不吾信茲之歸請與貴鄉諸士夫質之

蠶訓序

予家素能蠶苦無桑嘉靖庚戌春之任盧陵邸後有桑數株因取以蠶屬下螺川驛驛丞胡綿浙人也以浙蚕方獻予按方治之得繭如卵越明年中堂宋十洲先生至予以告先生又治之復然於是先生命錄綿方刻布之復取稱桑數百株樹於便民倉後欣然有課桑之志焉乃者先生以遷去正治裝土人劉承四者學綿而精其業嘗取綿本附以古方數條并蚕

器圖爲書以進先生受觀之曰是可見蚕學之大成矣予不得以迫辭乃躬訂重刻之語予曰此予二人之志也子盍弁一言於首予惟民生之所資者二衣與食也而蚕乃衣之源蓋衣之出不止於蚕而蚕乃其大者收效於一月之間而獲利於數倍之外孟子論王道而首以樹桑爲言蓋此意也然今之天下不皆蚕者何也以其土之於桑有宜有不宜也風氣之於蚕有宜有不宜也土不宜桑不可以爲蠶風氣不宜蚕不可以爲蚕故其利獨歸於浙人夫江與浙鄰

省也而江為中土廬陵又江之中土此其土宜桑不宜桑耶此其土之風氣宜蚕不宜蚕耶謂其不宜桑則予之邸舍有舊植也便民倉有新植也皆欝然葱菁可採以飼也安得謂之不宜桑謂之不宜桑者不桑者也謂其不宜蚕則予與先生嘗治之官舍也劉承四嘗治之民舍也皆繹然成繭可繅以織也安得謂之不宜蚕謂之不宜蚕者不蚕者也土宜桑矣風氣宜蚕矣如是而土之民卒無一人蚕者以其未得蚕之利也未得蚕之利以其不知蚕之方也不知其

方未得其利則其不爲蚕也亦宜是書之刻葢示之以方也得其方而猶不能緣是以開衣帛之源而布褐甘焉是守祖父之遺務而荒其菑畬於弗播弗穫也此之謂惰民惰民天所窮也其誰能亨之爾民愼毋自流於惰民以負此方也爾民愼毋自流於惰民以負此方也先生名登定興人由進士令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嘗課民植松行之已有次業今又有是刻皆首務也噫可以觀先生之政矣

輔仁會規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夫以文會而曰輔仁何也仁者心之德文之所從出也君子以文會豈徒欲其文之美哉正欲其因文見道以輔成此仁仁成則不期文而自文矣此善會文者也吾鄉在邑西偏而吾村與石田板橋皆連壤十餘年來斯文不振說者謂缺一文會于是汪子某倡三村之同業者若干人共爲一會而約之以規月有課季有試會有常時膳有常供乖約有常罰登之籍以明有守而問名于予予名之曰輔仁嗟夫仁文之判也久矣文之會

孰知有轅仁者哉古者習射上功此會之所從來然古以射而後世以文射以觀德是故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要其歸於有德文則飾文辭以干進耳即使藻麗如班楊掇高第登榮秩於身心何益於天下國家何裨諸君當是時而能以文爲會以振起一鄉斯文甚盛舉也但不知諸君之志將以飾文辭干進已乎抑猶有大者乎人生天地間所恃以成此人者意誠心正身脩而其端發于格致不格致固無以成誠意正心脩身之功然格

致而不歸于誠意正心脩身則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不將荒於空寂蔽於隱惟乎文會者格致之實也輔仁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也此大學之教也諸君行有家國天下之責今日之會乃其始事使其所志者不在於仁則他日所就必不能止於仁發端有機而歸宿無地吾恐終身事業卒非純心所發而何以上追臯夔契稷伊傅周召之盛請就諸君質之

贈郡別駕梓州丁翁擢守大理序 代內弟汪鍊溪舉人

會論記夫子答群弟子問政者六答子張者二群弟

子皆救其短獨子張再問乃一言政體是豈聖門之政不先體哉蓋人之問政而驟語之以其體中人以下將何所執以從事而吾雖有言實無益於彼之用故夫子先以補偏救弊之方俟其人漸去其短而後以大者言之蓋聖門立教先後之序如是子張初問而示以擇美惡亦其短也再問則進於是矣故以行之以忠告之無上事而曰行之其之要有所指蓋人能尊美屏惡而又行以忠則美在其中而綱紀文章皆由是暢而政成矣此之謂政體所謂忠乃實心也

爲政而能以實心則雖殺人亦義也而况非殺人也
吾郡貳守梓州丁翁由進士再陟而貳吾郡又六年
始遷守大理以去大理屬雲南爲邊郡人咸謂公不
能脂韋媕婀致然予曰不然翁之政一出於實心以
實心爲政譬之以核投地句萌甲坼以至生根生幹
生枝葉豈一朝夕所能致比其成材則棟楹也翁在
郡爲貳貳之職主清戎何以展翁能旣而視篆各屬
而兩駐吾休休之俗慣囂而又重以賄撓當權爲常
翁鎭之以靜主之以公持之以介而民皆懾息以退

然不數月而翁去及翁再至民咸樂翁之爲而翁又亟去翁雖有是心而未得洽於民今翁之爲大理也大理正南徼其民皆椎魯渾朴不若徼之囂民之俗皆勤作業相友信不若徼之滴守之職得以燕揔庚務可有爲不若貳之拘翁以實心布實政而民又以實德承之是謂以水投水不和而合以氣承雲不勾而同弛張進退將惟吾之所爲而無有於乖何感而不應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底績於期月之間而甚聲於萬里之外吾恐大理之不足久稽翁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留心緣邊諸郡

聰明所注遠而益彰今日之遷安知非我翁秉鈞持衡之一階乎予在庠嘗一辱翁試翁許予以决科是秋予領鄉薦不可不謂之知已翁是行予豈容以無言然予所言公也不敢爲翁私人能以實心爲政何適而不可即使翁爲蠻陌而蠻陌之邦行矣况大理乎他日聞有式南邦以揚申伯之烈者必翁也予又將執管遡南風以頌

少尹梅軒翁八十壽叙

近世士大夫能言者諱言壽夫壽者人之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何負於人而諱之是非諱壽也諱德也言壽必及德壽而不德徒壽也徒壽不足言也言壽不及德徒言也徒言不足壽也壽而德者寡矣夫安得而不諱予諸姪少尹梅軒翁以是月念二日壽八十族子諸生材謂予輩諸斯文當有言請於予又懼予之諱言也指作翁號說嗟夫世所以諱言者果謂翁輩壽乎翁之生雖未得大行其道於天下使天下知有翁然予輩與族人而猶有不知翁者乎予嘗驗

翁之立心於子輩諸斯文子少時謂子能繼翁志節

勸子就學凡有知必誨子有可爲必爲子盡力行則

先期促治行候餞祖歸則郊迎就家居勞問試臺府

比南都貢上春官則燃薰籲天曰天乎庶其使斯人

得志以勸進我後人乎如是者雖屢次不倦然不獨

子也其視後子二三子亦莫不然人之情於同類必

多忌其甚也且有操戈以入室者矣其孰有如我翁

者使翁得推此心於天下安知其不能視天下如一

家乎又嘗驗翁之行事於子族子之族指繁而心乖

每有公業多爲人所蚕食而莫之誰何公有識卽以爲己責有犯之者輙以身先之或議於鄉或辨於縣令刺史之庭皆翁自紓其籌畫料其事機以預處其勝負有不計一切怨讟禍患而爲之者故終翁之身族之祖遺祠祀墓祭香燈等業俱復其常然不獨乎族也卽鄰里有不平公亦爲之甸匐人之常情於事之不切己者多畏怯退縮莫之肯前其甚也且有倒兵以自伐者矣其孰有如我翁者使翁得推是心於天下安知其不能以天下爲己任乎夫君子之生斯

世得行其道於天下與不得行其道此非人力所能爲但不得行其道則當以誘引後進以紹續斯文爲第一義其次莫若隨分致力以庇其家族以求少盡我所以生於斯世之意乎雖不能頓怠乎天下然於啓後進庇家族之誼已不能無愧于翁又見人情日薄而繼乎后者或又愧於乎也方企慕翁爲吾族第一等人而敢爲今日之壽少乎因遂以是爲翁壽使後之人皆知翁爲人而有志者或因是而加勉焉則爲幸多矣然乎已不能躬自勉以無愧於前人而乃

欲望後之人能自勉以不愧於予其將能乎予因言翁之壽而深有感于斯

務東邵氏族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史以紀事故凡事之關國家者無問大小微顯美惡皆得書至於臣下則惟擇其善可爲法惡可懲者書之以垂勸戒而等輩諸臣皆不書譜以叙族人凡人之出吾族者自始祖以下隨其尊卑貴賤知愚生存歿徙皆以次書而不遺若夫事惟祠墓祭祀乃得書蓋譜之體與史不同譜以叙

族爲主故近世之譜往往不敢及外事予以譜不及外事則與天府之名籍何異而奚取於譜故予家之譜每遇一族事則示之義而要其終之恪不恪以明有守不討其體之合與否萬曆甲申冬予九旬初度邑邵君汝義偕其弟大尹君汝和姪待封君汝思並以故知聯轡蓬蓽留連數日間嘗索予譜一覽予語以予譜之義僉曰是足爲譜法越明年秋仲汝和乃集邵氏譜稿二冊遣使幣請予叙其首按稿邵氏先出睦州唐封烏龍王仁祥後王廿三世孫文肇以明

經宋授歙州教官子孫因留居吾休南門三轉而之務東乃世居焉故標曰務東邵氏文肇之孫韶以進士歷官大理評事嘗脩譜韶七世孫悅續焉　世孫伯華　世孫兆壽又續焉汝和之譜繼兆壽譜爲之分爲七欵遡源繫世保塋録仕表節述文翰陳風俗有生必有自生豈可忘所自故遡源先之譜爲叙族作而昭穆豈容以無次故世繫次焉塋者祖宗體魄所藏譜之故孰有重於此者故保塋次焉男子而有爵女子而有節皆一族之望所當存之以示勸故録

仕表節次焉屢朝之宸翰儒先之鴻筆乃文獻之徵所當輯之以貽世範故述文翰次焉風俗者人情習尚所由習於厚則貽祚長習於薄則貽祚淺其所關於一族者甚大故以陳風俗終焉源則水之源也世繫源之流派也先塋衆流所從發之脉也仕節文翰流中之遊鯉流而迴之荷芰鷗鳧以華此流者也風俗又所以澄治乎流而使其不肴於污不阻於坎不激於石底於海而後巳者也七者一缺焉不惟不足以爲族而亦非所以爲譜作者之用心良苦哉然則爲

邵氏後者宜如何諺曰居之百歲樹之以德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邵氏之先之樹德也遠矣爲子孫者必以德承德而後爲能念蓋能脩其德則其施之宗祖也自無不愛且敬而源不足遡塋不待保矣其施之宗族也自無不和且親世不待繫而不亂矣男子而有德則爵爲外物女子而有德則節乃餘事身有其德文繡不願而文翰胡爲也世濟其德淳古可復而近俗何足鄙也一德立而萬善從不必事事步步趨趨而七者無不具舉此譜于是乎有成矣能如

是則上有以承列祖而使之猶一堂下有以聯群族而使之猶一人內有以齊億萬人而使之猶一心和德汪濊淳風沕穆而四鄰望之罔不靡然歸崇而恥格恐後謂之日右族信無有出其右者苟無其德而徒挾其財力之富衣冠之盛訑訑然號之人曰吾右族吾右族吾不知之矣

鳴琴早譽詩序

我

國家設官分職立之守令以分理郡邑監司臨之糾

其治守稽其功緒歲定其總核之章以達吏部以詔廢置其考上者不一再歲輒得徵入爲臺爲諫不亦不失爲部寺守令之所賴於監司重矣乃嘉靖丙申秋休寧邑大夫進賢傅君以賢能見褒於代巡侍御莆田宋公時君爲休甫數月士大夫咸幸君之遇撝之歌詩以頌其事序生金子一鎔邵子齡輩次爲册題曰鳴琴早譽蓋異之也屬予叙之予惟天下之事爲之固在人而遇則有非偶然者君之爲休也則誠賢矣能矣足以得民而治之矣然其始之爲之也夫

亦自盡其心焉耳敢謂其必有遇如今日乎又敢謂其必有遇如今日之易易乎蓋守令之臧否定於監司而監司之定臧否實稽諸民子產爲政已一年輿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君之政誠善矣誠足以得民矣使不遇乎民安知無輿人之謗乎齊大夫之守即墨也毀言日至及齊王使人視之田野辟人民給然後始辨而白之君之政誠善矣誠足以獲上矣使不遇乎上又安敢必其有今日之褒乎語曰居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君之心固不以上之獲不

獲為憂喜而民之得而治不可得而治繫焉顧可以弗念乎嫌於獲上而弗以自念者私也自信其治之足以獲上而不知其遇者昧也知而弗自幸者妄也幸而弗自勉者怠也勉於幸而弗克自勵居成厥終者弱也予職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二生之請也嘉君之政樂君之褒幸君之遇而大有望於君也因承之以規

奉餞江夏丁侯入覲序

朝覲之禮昉于虞庭之肆覲而虞以五載夏商之禮

無可考周大計群吏雖三年而其時畿外屬侯國侯國之計必俟天子十二年巡狩乃行秦變封建爲郡縣而漢以下有考課而無常時至我

太祖有天下始定爲內官六年考察外官三年朝覲而誅賞黜陟于是乎行萬曆乙酉適當外官三年之期而我邑大夫江夏丁侯遵

制以行侯爲休甯二載予不入城邑者久矣既未得面聆侯教在林下又日與田農山叟話桑麻而不及城邑事茲欲一言以贈侯而何以爲言予聞侯之始

至也首以戒贓濫自誓而著有誓言予日戒贓濫廉矣廉立職之本也周以六計蔽群吏善能敬正法辨而皆冠以廉蓋吏而能廉則六者有一焉亦足以爲治不必求其全不能廉則具有六計亦虛文耳矣侯而能戒贓濫無餘治矣休休之弊民頑而好嚚所難聽者訟也侯治休以聽訟爲急凡民有造辭先閱其辭而使其情之不露旣而兩造具以次登於牌以聽聽之日出其先辭以觀其所擧察以後辭以察其情於差兩造之情得則以巳見判其是非爲案而勝者負

者皆不得復有言然則侯雖未能使民無訟亦庶幾乎不得盡其辭比迹漢之龔黄董哉休之士氣似振而未振侯始至作興士氣先令合學諸生月兩會侯親爲品題會有日給分之俸餘季考有常犒賞侯倍犒賞之數以示崇重時學宫頽壞侯又新宣聖殿新明倫堂兩廡外門皆恢弘其規制以斡旋一時觀聽於時諸士子咸翕翕有軒翔意氣是歲捷應天試者果七人而數倍于前夫有司者以作興斯文爲首務以理民訟爲當務以廉爲本務國家三年薮群吏莫

先此三者是行也侯考必上上持是考以誅賞侯不爲諫郎爲臺休之邑宜不得復淹侯矣予不能不爲休民惜也雖然予所惜者私也天豈獨爲休民生一侯哉天生侯必將有以大其受而使沛其澤于天下吾惟懼侯不以治休者治臺諫耳侯能以治吾休者治臺諫則所摶擊者必贓濫而百官以治所禁[illegible]天下者必毋恃頑鬪訟以蠹聖世而萬民以順所植而立者必大經所闡而明者必正道斯文不喪而萬世之太平以開其爲國家之利甚大而侯亦無愧一生

矣此臺此諫何莫而非侯漸逵之階異日進台輔坐廟堂與天子都俞吁咈以議國是以造民福以壽國家之命脉於千萬年皆侯之有也侯無讓

雙林詩序

古者列國之詩多出於里巷狂童鄙女騁懷之作其所引之辭如乃如只且也且之類皆當時俚語無所前述者使後人爲之則甚可笑但其風韻灑灑瀉自肖脗而可以叶之律吕故夫子删詩復有取焉而後世藝圃辭林往往摘其緒餘餙之撰次以爲高古然

則辭何足以累詩顧所爲詩何如耳予族弟原一樸茂而知義少與予善邇年又共朝夕以老竟不知其能詩一日予治譜成索族人能詩者人登一二首適有以原一詩一章來者予覽之曰佳哉是何几席之旁有遺珠也乃急以入譜而就原一扣其稿原一以無辭予不解所謂今年正月原一卒而予亦失予室相去僅十一日予方以禮治喪事而原一子吉始自雲間奔喪回予欲啓之以是禮而悲戚方殷未及也既開吉治喪一以予家爲准予家所爲者吉必爲之

予所不爲者吉決不沿舊習以爲至有一家非之而不顧者予喜曰明道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一二人家化之洛之大視吾瑞溪百倍而予之不肖焉敢望明道明道倡洛以禮而洛之化者止一二家敢謂予甫倡即有吉耶吉固有志而鄙俗一變之漸此其會也予於是屬意於吉乃者吉手詩一册示予謂予曰此予父手著也予曰子孰從得之吉曰吾父素性不存稿偶有作隨所有楮登之或掩諸籍中或即頓之几多爲人所廢予卒喪念及父手澤悉索素所

覽書繙閱之得此數首皆出掌楮因錄爲册懼其終於廢也欲刻諸梓以貽我後人不知其不可也予受觀之辭若未緻而氣骨遒古類漢人栢梁之作內悼內一首室家情好婉轉悲切若有爲予發者予不覺三復久之因命吉曰子此舉孝子之情也孝子之於親也謦欬言動且刻之心剟其撰著乎汝父之詩辭木而意藻若其人然第爲之詩可以觀親是詩當必有得汝父之情狀於言外者矣是足以壽汝父於不朽者是詩也天下之人孰無孝子慈孫之心而孰能

人人有父能詩如子而得以伸其情箋爲之詩可以興觀是詩當必有思致力於其父而無從者矣是啓天下孝子之情者是詩也汝是舉豈徒能存汝父實有裨於名教吉起避席曰有是哉請書其言爲此册先郎爲之原一名天二號雙林雙林原一祖藏所在不忘孝也吉是舉要有所啓云

壽少參雲岳汪翁七十序

人有言士脩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然乎曰未也學與仕一道脩非脩藝文也脩身也人能脩其身則家

國天下一以貫之矣而謂其有壞乎彼有壞焉者必非能脩者也人又有言大夫士忠於國而貳於其鄉然乎曰未也處與出一心忠非忠職業也忠心也人能忠於心則鄉黨之忠特其餘耳而謂其有貳乎彼有貳焉者必非能忠者也然則何以有是言世衰道微學不求心仕不求道凡言學者皆以脩藝文爲學而無養心養德之資故其仕而壞於天子之庭者容有之矣是非其仕之壞也學之壞也使其果能以樂堯舜之道爲學則自求堯舜君民之不暇而暇于壞

乎哉凡言仕者皆以勤職業爲忠而無忠君愛國之心故其居鄉也而貳於其鄉容有之矣是非其居鄉貳也居國貳也使其果能推赤心以愛國則其居鄉也必有甚焉者矣而忍於貳乎哉是故觀人之學則可以知其仕學不本於身心而謂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否也觀人之居鄉則可以驗其忠居鄉而貳而謂其居國之能盡心者否也吾休上溪口雲岳汪翁由進士歷戶部主事員外郎中擢僉閩藩憲所在有聲家居三十年足跡絕不入城邑不惟無干謁之私

卽郡縣大夫求一見而不可得或虛禮禮賔席以迓而翁竟不赴休之俗好囂而賣賄以求濟至傾家不悔故俗之士大夫雖賢者不免乾沒其間翁獨挺疾風之勁而一介無所污故予以此爲翁之大節將以是而信翁之居國與學翁此月七日七十初度族人石田汪某某請予一言爲稱觴之獻予遂以此言先焉然非予一人之言也鄉人之公言也予旣賤且辱無鄉人之嫌而於翁竊有慕焉若以爲姤婦之口則非知予者也

松澗册序

人之情苟有所適率多採其所適者以自私以寃其情而世之咏物者不察往往別求一義以爲美而不知義則高而與其人畧不相涉是所謂蒙羔以豹豹其依於羔乎余甚厭之松澗余族子偉號偉生長瑞溪里厄於火移處里之壽安橋東依澗負山山上古松數百章偉暇日渡澗登山憩於松陰之下俯美潺湲仰觀蒼翠際日移時遂視松與澗若一德侶仁鄰依依不忍離者因以是號期終身焉而忘其故居之

爲華也鄉人善倩者多以詩歌頌倩積而成帙持以示予丐余弁一言於首予觀其咏松也多以操咏澗也多以清以是咏松與澗非不確然有據但於倩松澗之義未協倩固非不操不清者至其以是號則惟寄其所適而不在於清與操即其居不離松澗而倩又自有適即松之性非操澗之質非清而倩亦未嘗不適松與澗也使其所適者在松澗而其所以適者又在清與操則情有所著而不足以言適其知倩也淺矣倩少嘗折肱知醫因醫而求之儒知詩因儒而

遊藝知奕偉之醫惟就其所知者治之則已而所不知者則任之也故雖嘗收有奇効而偉不役情於精偉之詩遇有感則隨其所能口占數句以自娛遇有倡則和雖時有佳句而偉不取必於工偉之奕止於守邊隅營作罫目無大闔闢然値有敵手則索與對局比着自朝達暮雖時已當飧而偉猶據枰戀戀不欲釋去至有踐更以糜偉而偉不知者其好之如是而偉竟不介意於勝負而求其巧鄉人以積著爲犁耕偉未四十即謝江湖瀟然林野今且白首與冠裳

者遊不羨其高與臺輿末流雜處不厭其卑口不出雌黃目不露青白逌然於滓[illegible]之野蕩然於無何有之鄉泚然於無識無知羲黃無懷葛天之世若與化人居與芗華胥者遊顥蒙淡泊抱朴含眞偉之松蓋植於方壺員嶠之顚而掠於扶桑之外儒之澗分流於天潢星漢之派而洩於歸墟之末夫豈人所得而賞其操挹其清哉余與儒不同調非深知儒者亏不知醫不善詩不喜奕年高於偉而日孜孜從事殘篇爛簡之末如不及者雖與儒同蔭此松同玩此澗而

余未免爲松澗所染局蹴清操間予以是叙儒儒毋
曰此徒以目皮摭括我也

三臺漫稿序

儒與吏一道也三代以前有吏而無儒而儒在吏中
何也學至而君求之位不稱其德君察而登之吏之
用舍進退一準於儒是故卽吏而儒見焉舜舉禹治
水而水治舉皐陶明刑而刑明舉伯夷典禮夔典樂
而禮樂明備伊舉於湯而開殷召舉於文而造周皆
儒之功也後世岐儒吏爲二謂之儒而或不達於吏

治謂之吏而或不根於儒術豈其道端使然哉世教不明而人各狥其資以有事士以章句爲性命吏以簿書爲職業其流之弊遂至於儒吏不相通而上無善治下無眞儒其所由來遠矣全椒傅巖王君少有文名予嘗識君薦書中遺孫國子生維藩不遠千里從君遊君後知臨漳不一載卒於官予方悼君之未究所施而君嗣子某乃緘君是冊介幣丐予序其端其曰三臺者臨漳跡也予閱前二冊乃君詶應上官僚友之作末一冊始述君治漳之蹟不亦有慼謂君

能以儒飾吏予曰不然以儒飾吏此正末世岐吏於儒之弊君之爲儒也有文燁然究之的然其有物抑之可作金石聲吾信其可達於政君之政予雖未躬覩其盛然觀是冊而可以知其張弛作爲之槩其醻應諸篇不但其辭義之高而獲上信友之義見焉於治民乎何有其竟案諸條不惟刀筆之銳而燭奸之智得情之哀矜然可掬其木隸之設雖非時王之制然能行之以威持之以信使斯民視之如人隸而有憚心則不役而令行不敲朴吽嚚而事集是亦聖人

神道設教之一義使其由是而之焉龔黃卓魯之治豈足多哉嗟夫三代之治不見於天下以天下無眞儒也而今天下之爲儒者又下矣幸而有如君者乎意其必有所展以復三代之治以徵儒之眞且爲吾道立一赤幟也而今乃若此是豈君之不幸亦世道之不幸抑亦吾道之一大不幸也反覆斯冊良足悲嘆

三到心法序

地理之學有三到一曰心到二曰目到三曰足到皆

爲相地者言天下萬事本於心而況地之學後人以心爲權衡而古經未有載使心有不到何以盡俯察之力而知其爲地故心到爲大然地之所在有龍有穴有沙水各有明徵非目覽其槩心何所運其神故目到次之然目雖能視心雖能察而地常緜於山溪龍虵與坳之間而人所不見故又必足先到足到雖最下而實心目之階梯也其義起於詩書來胥宇之句而定之方中示其詳曰升曰降非足到乎曰望曰觀非目到乎李歸於秉心之塞淵信乎地之理微而

奧非塞淵之心不足以究之也吾休雁塘吳子樂山以地術鳴一時嘗著有地書一册命曰三到心法而請予叙一言夫曰心法必其義得於心而非徒到之所能與予雖不知地然嘗味乎其言竊揣予之得於地者以闡其義予蚤歲不言地中年後見先祖葬在淺土不能甃而先君亦老甚徬徨乎不能坐視因索看家藏玉髓經期一得以為助朝夕披閱甫一載而知其義既知其義復尾時師入山以驗其作為如是者若干年而後此心始若有見初得上星地予曰此

經中夫穴也急邀樂山視之而樂山大以爲佳遂涓日遷先祖塋得佳土自喜益索諸家書博之諸家雖皆不言理而其所擬議塋法非深地理者不能越十餘年得環田地則予見又決衆皆欲阡塋右臂以乘旺氣予堅執中臂穴鑿之前後左右皆青石而中臂乃土且佳又涓日阡塋先君予時年九十一矣自揣晚學地得塋祖父二穴良足自慰此後雖倦於登山而此經日在目前龍穴沙水四法日往來于懷所見益覺超詣與時師別有時師以爲佳者予曰不佳卒

之不佳者是有時師以爲不佳者予曰佳卒之佳者是同予行者竟莫知所謂非惟同行莫知所謂雖予亦自不知其所謂此所謂幾也所謂天之幾也天不可以人爲幾不可以矯强致意予之借力於足者勸借力於心目者熟熟與勸相遭而此理自迸於心而幾生此之謂心法古之人有登龍而知其作穴不作穴者有入水口而知其作穴美不美者皆足未到而心目之間已有眞知謂非其精之會心中有全地而觸處皆見邪樂山作是書豈徒示人以相地之方必

有以會其精於三到之外而指其法以示人蓋人能會其精則足之所到目與心之所到自有以值其幾而心法於是乎存心得其法則心之所運無窮而到與不到非所論也

贈吳子本仁聘與譚府教事叙

南京都督前府諸軍事新寧伯譚公以諸從事薦移檄吾休禮聘鴈塘吳子濟本仁職其府教事本仁之承聘入京也不見諸從事不謁譚伯先偕其姪公式過余南雍之館長揖而言曰子嘗知吾是行乎予曰

然然則子何以教我乎曰不然子是行將以教人而顧於人求教耶本仁曰古者天子選士必先世家其士庶人子弟之賢者雖未嘗不參用之然其始也養之鄉校其賢也然後選而升之司徒其不賢者不與是列焉司徒又選其賢者而後升之學始得比齒於世家子弟其不賢者不與是列焉升於司徒者不過爲鄉遂之官而一時朝廷之職皆出於學然則當時爲公卿大夫者大抵皆世家子弟今者

國家用人惟賢是取不問其類世祿之家多倚籍父

祖餘休安享厚祿驕夸逸豫孰肯從事於文學百六十年積習成風夫豈一時所能更化者哉余用是懼敢不請教余曰人之論爲子翁者我知之矣不求自立而徒仰前人之休非志士也不知先事而坐享國家之養非純臣也有武備而不知文事非全材也嗜於頹肌杗質曼膚而不能自克非剛德也狃於毬馬弋獵遊冶搏奕歌唱之習而不求自樹非能子也子之所主者譚伯也余聞譚伯賢也譚伯賢則知其子翁賢也子爲師子賢也譚伯以賢舉子子以賢帥其

賢子翁以賢其父兄之賢安知不有超異特達之士
出譚氏之族者乎昔者康王以殷士難化作畢命委
諸畢公以成厥終其言曰公其維時成周建無窮之
基信斯言也予是行余將爲
國家萬年慶矣

栗齋先生文集卷一終